

本刊主编：易艳刚  
值班责编：刘晶瑶、张书旗

第2期

邮箱：dxzhoukan@163.com 电话：(010) 63076340

## 当“中国汞都”变身“朱砂王国”

贵州万山：发展理念之变与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重生

本报记者方立新、刘茁卉、李坤晟、汪军

“用这块原石最终雕刻成的作品，现在的市场价值可能达到百万元级别；如果拿去炼水银，最多只能换来1000元，还没刨去生产成本。”

坐在自己的工作室内，田小江给我们算账。他面前是一块1.65米长、450公斤重的朱砂——鸡血石原石。作为一家朱砂鸡血石工艺公司的负责人，他将决定这块血红色矿石是雕成雄伟壮丽的长城，还是繁花似锦的《清明上河图》。

“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我们置身于一大片不知是翻新，还是仿旧建造的排屋前，这里距离田小江工作室只有几公里，迎面而来的是半个世纪前“流行词”做成的标语。尽管知道这是为了吸引怀旧游客的旅游策划，仍不禁穿越时空，遥想往昔这里“战天斗地”的火热。

只是，当年这里“战天斗地”不是为了加工雕刻鸡血石，还真的是把鸡血石粉碎，从中提炼俗称水银的重金属汞。

“鸡鸣二省闻，一步跨三县”，位于武陵深处群山连绵的这片土地，叫万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地区。

“万山红遍”，地层底下的红色矿石，决定了万山与别的“山”不一样的前世今生。

20世纪50年代，这里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融采矿、冶炼、科研于一体的汞工业基地。央企贵州汞矿几乎成了万山的代名词。“朱砂流丹、水银生辉、百业兴旺、生机盎然”，是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几十年间，万山生产的汞占全国60%以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万山生产的汞，因为国偿还苏联债务，被周总理称为“爱国汞”。

汞，给这片土地带来过荣光。这里被誉为“中国汞都”。1966年，中国第一个县级行政区在万山成立。一时间，贵州万山特区遐迩闻名，日、英、美等国汞专家也纷纷来此取“经”。

汞，嵌入了这里几代人的温暖记忆。在铜仁地区，贵州汞矿数万职工和家属曾是令人羡慕的群体。年逾六旬的贵州汞矿末代生产矿长兼总工程师李晓康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矿上的大学生、研究生挺多，不少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呢！”汞，也给这片土地留下“负资产”。生产水银的过程摧垮了很多工人的身体，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更严峻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源枯竭、矿老山空，人口流失，曾给万山带来荣光也带来“负资产”的重金属汞，再也支撑不起这个工业特区——

2002年5月，贵州汞矿因被实施政策性永久关闭破产；

2009年3月，万山被国家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2011年，万山摘下了特区的帽子，成为铜仁市普通辖区；

……  
“汞都”破败了，一时间似乎难逃矿尽城衰的宿命。连生产矿长兼总工程师李晓康，也不得不远走他乡打工糊口。有人建议放弃发展这个地方。

然而，贵州没有放弃，铜仁没有放弃，万山人没有放弃。用“五大发展理念”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万山人豁然开朗：告别水银，朱砂还在，而且比水银价值要翻好多倍；“万山红遍”，围绕朱砂可做的文章比汞要精彩好多倍；修复生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振精神，重建新万山获得最强大的引力……

资源观一变，万山人发现，枯竭的只是汞，并不是资源，万山有的是比汞更好的资源。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万山，铜仁市对万山实施“城市异地转型”，通过调整区划，铜仁市南部的谢桥、茶店等地被划入万山，万山成了主城区的一部分。围绕朱砂旅游、生态农业、新能源汽车发展新产业，短短数年，“中国汞都”变身“朱砂王国”，“资源枯竭”的“死地”变身生机勃勃的新城。

经历与汞告别的阵痛之后，万山真的像朱砂一样“红”了起来。

### 重建“朱砂王国”

老路不能再走了。“朱砂情结”源远流长的万山人心有不甘：这片兴盛了数千年的丹红之地，岂能说衰就衰了？

面对记者，李晓康至今坚持认为，万山山下仍然还有一座金山：如果能投入足够的启动资金，万山随时能变现脚下这座金山的价值——接近9亿吨露天钾矿，1亿吨的焦煤，地下1.5米到2米的重稀土……

直到有人提醒他，现有的开采生产技术达不到环保要求，有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万山不能再靠挖山开矿过日子，这个对采矿情有独钟的老人无奈地止住了话头。

老路不能再走了。“朱砂情结”源远流长的万山人心有不甘，自己这片兴盛了数千年的丹红之地，岂能说衰就衰了？

悠久的采冶历史，为万山留下了扎实的技



朱砂古镇悬崖玻璃栈道。(采访对象供图)

术、人才及品牌基础。很快，在贵州关闭后的艰难岁月中，一些头脑灵活的下岗矿工重新唤醒对朱砂的记忆，重新挖掘这些曾经粉碎后炼汞的原料——朱砂的艺术价值。

相传在西周时，从巴方来了一个梵氏女子，教土民在崖壁上沿着丹脉敲凿取丹。梵氏将凿得的丹砂献给武王，武王服之，不仅心悸不宁的毛病被治好了，而且神清气爽，容颜红润，智慧超人，体力倍增，便敕封产丹之山为“大万寿山”。“大万寿山”在元、明、清代简称大万山，民国开始称为“万山”。故民间传说：“万山，是以丹得名”。道家的仙丹、佛像的开光、皇帝的御批、美人的胭脂……朱砂是中国红的缘起。丰富的朱砂储量和可追溯到夏商时期的采冶历史，让地处西南的万山平添了根正苗红的中华底蕴。

万山的朱砂储量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在全世界，重50克以上的朱砂，均可称为“朱砂王”，据可靠统计，现存世的“朱砂王”仅有56颗，其中50颗产于万山。

贵汞过去也生产朱砂。但按李晓康理解，这不过是跟水银价格差不多的工业原料。

事实上，万山朱砂自唐代起，就被列为贡品。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博物馆和斯密森博物馆都有它的身影。

在挥手告别水银的新时代，万山朱砂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估。这次不再是工业品，而是工艺品。一字之改，价值之差不可以道里计。

2016年，万山区政府出资3亿元，建设以发展朱砂工艺产业为主体，产品研发、培训、生产、检验、销售、展示于一体的万山朱砂工艺产业园。

目前，朱砂工艺产业园入园企业28家，生产的产品种类有朱砂雕刻、朱砂摆件、朱砂首饰、朱砂印章等20多个品种，已远销北京、山东、湖南、江苏、浙江和云南等地。越来越多的昔日汞矿工人，变身朱砂文化的传播者。

鸡血石与朱砂同种，化学成分都是硫化汞，常相伴而生。有20余年从业经验的田小江认为，不易“跑血”（鸡血石血色褪去）的万山鸡血石，有不输昌化鸡血石和巴林鸡血石的艺术价值。

田小江任总经理的公司就位于万山区朱砂工艺产业园内。扎根贵州4年多，这位浙江人希望，未来万山鸡血石能有老家昌化鸡血石的名气。那么，他眼前的这块原石将会雕刻出千万级别的作品。田小江从不怀疑自己的憧憬。

在今天的万山，以朱砂为名重新焕发发生机的，不止工艺产业园中等待巧匠雕刻的矿石，还有朱小俊脚下的土地。

这个个子不高的江西人，现在是万山“千年丹都·朱砂古镇”的管理者。

贵汞关闭后，曾经的矿区厂房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败。万山区将曾经是厂区核心部分的工业遗址，改造成国家矿山公园。然而，在十多年里，除了矿上的下岗工人和家属来散步纳凉外，这座免费的4A级景区大多数时候冷冷清清，在外界没有半点名气。

虽然矿山公园长期门可罗雀，但万山人对它的定位很笃定——轰轰烈烈的开采创举，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变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万山矿洞内留下了采矿工人数千年来开凿的石梯、隧道、刻槽、标记、矿柱、巷道等遗迹，以及在采矿、选矿和冶炼中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的工艺技术，是研究中国矿业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正如万山区委书记田玉军所言：“资源挖完了，资源下面的文化还在。而文化恰是旅游业的根与魂”两者相融合，能产生1+1>2的效应。”

2015年7月，万山区引进曾打造江西婺源景区的江西上饶吉阳集团，投资20亿元，将国家矿山公园进行开发，并取名为“朱砂古镇”。2016年5月中国第一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小镇，开门迎接八方来客。

“因为万山2000多年的朱砂开采历史，我把这里定名为朱砂古镇。”朱小俊说。

如今，970公里人工采矿坑道变身如梦如幻的“时空隧道”；关闭多年的汞都电影院就地重新开张；陡峭险峻的矿山悬崖架起了惊险刺激的玻璃栈道，门口写着“身在万山胸怀世界，为国分忧无私奉献”标语的职工家属区已修整为影视基地……重要的是昔日冷清的矿山公园、破败的厂区又有了热闹的人气。

“世界朱砂看中国，中国朱砂看万山。”如今，这个集特色文化、休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旅游小镇总面积达105平方公里，包括朱砂大观园、矿山休闲怀旧小镇、矿山博物馆、工人文化村、丹砂文化历史感悟区等，万山实现了由“卖汞”向“卖景”的转变，连怀旧都成了一种资源。

朱砂古镇，已经成为万山吸引八方来客的耀眼名片。古镇开业以来，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带动万山区重获生机，昔日废墟废气废水遍地的汞矿，成为游人如织、商贸云集的旅游新区。

万山旅游资源，不只是朱砂。这里年均气温15摄氏度，素有“凉都”“避暑公园”之称，经过矿山治理，万山重现青山绿水，成为地地道道的“氧吧”。万山邻近张家界、凤凰古城、梵净山，将共同打造黄金旅游线路，万山确定将发展大健康、大旅游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关键一招”。

站在玻璃栈道上，两侧青山入眼，崖下绿树丛生。对面山体上刻着5个用中国红写成的气势雄浑的毛体字——看万山红遍，预示着万山旅游业的美好未来。

### 无中生有闯新路

新万山是“丹砂王国”，但不能只是“丹砂王国”。要彻底摆脱资源型城市的束缚，永别矿尽城衰，万山的目光更长远。

朱砂古镇和朱砂工艺产业园连着万山3000年的血脉传承。

新万山是“丹砂王国”，但不能只是“丹砂王国”。要彻底摆脱资源型城市的束缚，永别矿尽城衰，万山的目光更长远。

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强调，有着深厚工业传统的万山，要着力发展一批新兴产业和龙头企业，要打造为黔东南产业集聚区的重要板块。

如今，从朱砂古镇往南约10分钟车程，就是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的总装车间，干净整洁的厂房里，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装配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的新能源汽车价格适中，一辆仅2.3万元，充一次电能跑120公里。

然而，仅仅在1年前，万山的装备制造还是一片空白。现在的园区当时也是一片荒山。不过，对立志奋发图强的万山人，这不是问题——过去没有的，今天就要无中生有。

2016年4月，山东潍坊坤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落户万山经开区，建设万仁新

能源汽车项目。

万山人用两个月完成1435亩征地拆迁，两个半月完成420万方的场平工程，半年时间完成12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设，一年时间完成4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宿舍楼建设，同时完成了边坡绿化、厂区道路等工程建设。

2017年7月31日，万仁新能源汽车集团首辆汽车下线。据总装车间负责人介绍，现在总装车间有200名员工。公司设计产能可实现年产整车15万辆，解决4000余人就业。

新制造业有了龙头企业，新农业也没有落后。

因矿而兴的万山，过去一直被认为不适合发展农业。然而，在万仁新能源汽车厂区附近的高楼坪乡，18个月的时间，贵州省第一个4A级现代农业博览园——九丰农业博览园拔地而起。

2015年5月从山东寿光招商引进的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15天，从开工到第一批蔬菜产品上市仅3个月。

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近5年在黔山秀水间屡见不鲜。

如今的九丰农业博览园内，13.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蔬菜生产、育苗、观光和成果展示大棚，大约有19个足球场大小，可年产蔬菜6.6万吨，直接解决2000多人就业。

过去在寿光的时候，博览园负责人王守明对整个贵州的印象，一直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直到他亲自来贵州，来了万山工作，才知道西南山区在农业上也有自己的优势。

“贵州的日照比不上山东。但海拔高、温差大、虫害少。这里的水是山泉水，蔬菜的品质就上来了。”王守明说。

8月底，大棚里面有点闷热。30岁的徐福秀正弯着腰犁地。她最近的工作是把大棚里二月份种的小西红柿摘下来，然后种上秋葵。

现在她每天工作8.5小时，工资每天60元按天结算。如果没有缺勤，月底还有300元奖金。

像九丰农业博览园这样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观光业于一身的企业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正重塑万山的农业。徐福秀奇怪：“我们自己种的黄瓜一年一季，一株三五斤。九丰的黄瓜一年三季，一株产量能到三五十斤。”

在万山区新工业和新农业闯出一条新路的同时，第三产业也不遑多让。

随着国家持续投入，过去总被诟病交通闭塞的贵州，正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数千年最大发展瓶颈被打破，过去被大山所困的贵州人开始学会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

万山人发现，以万山区为中心，方圆200公里内没有大型游乐设施。

2015年7月，万山区就在交通便利的位置招商引资建成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娱乐项目——万山·彩虹海。

今年5月，项目的水上游乐设施已经开园。经理龙顺军介绍，彩虹海不仅可以辐射整个铜仁市，距重庆秀山县和著名的湖南凤凰景区都仅有1.5小时车程。

有十年电商经验的80后陆晓文带着他的团队从浙江来到了万山。对陆晓文来说，浙江一个区县可能有10家类似的产业园，而万山是一片蓝海。

“我们一方面和村里合作社合作，帮村民将自己的农产品标准化，做好包装；一方面和电商平台对接，把村里的产品销售出去。现在我们已经代理了万山区80%村子的农产品。”卢海栋说。

1993年出生的卢海栋是万山区电商生态城副总经理。不到两年时间，他已在万山的各个村落间累计奔波了10000多公里。

“万山区是真心实意发展电商产业，甚至还成立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促进局。在其他地方，电子商务一般挂靠别的部门。”卢海栋说。

2016年5月1日，电商生态城正式开张。当年的销售额就达到2.18亿元。截至今年8月，电商生态城的销售额已经超过2亿元。

### “人气”回来了

人回来了，这是“没落汞都”奋力转型、破茧重生的最强有力信号

59岁的李来娣过着早上散步、中午休息、晚上跳广场舞的小日子，作息非常规律。

2012年，李来娣拆迁安置搬进了汞都大道旁的同心社区。当年在矿上3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平房换成了今天90平方米的楼房。女儿出嫁去六盘水市后，房子稍显冷清。

不过，李来娣并不介意。偶尔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回万山，再不会“捉襟见肘”。

汞矿关闭前，李来娣在贵州汞矿机选厂工作了23年。被政策性退休后，一开始她每月只能领到几百元的工资。为了供女儿读书，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她在镇上的超市打了10年零工。

“我知足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来娣说。沙发对面是一台55吋的液晶电视。如今每年增长的工资，保障她一个人的晚年生活绰绰有余。现在李来娣给自己的任务是养好身体。

说着，李来娣从自己卧室衣柜最下层抽了一件用塑料薄膜装好的灰色防寒大衣。那是她最珍贵的收藏。

2008年1月，万山区遭受特大冰冻灾害，习近平同志踏积雪、冒严寒，亲临万山察看灾情，看望慰问万山受灾群众，并叮嘱万山干部群众要坚定信心，战胜困难，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过上富裕生活。

李来娣是当年习近平同志看望慰问的受灾户之一。习近平同志亲手交给她两床棉被、两件防寒大衣。

“当时习近平同志来看望我的时候，他像亲人一样问我，生活条件怎么样？有没有困难，工资收入有多少？”

9年前，李来娣根本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能住进楼房。

年后，李来娣说：“非常感谢习主席当年来看我。如果他再来万山，我想告诉他，现在我的生活好多了。”

事实上，2011年以来，按“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民生保障托底”的思路，万山区投入2.3亿元在老城区和谢桥新区修建廉租房4080套，安置了3728户矿工家庭。

与贵汞关闭的艰难岁月比，现在的万山开始重现火红年代的盎然生机。随着汞矿变成朱砂古镇，在外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

在朱砂古镇地下矿洞景点入口，吴计系正在给游客检查。他的父亲曾经在贵州汞矿工作30多年，年少时吴计系还梦想有一天能接替父亲，当一名汞矿工人。然而，汞矿关闭后，一家人失去收入来源。20多岁的吴计系选择外出务工。去年，吴计系成了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圆了儿时梦想。

“工作地点没变，但环境和收入完全变好了。”48岁的李远军在2016年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李远军从小在万山汞矿长大。下岗后，李远军和工友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离开家乡，南下广东务工。

得知以前废弃的汞矿遗址已被开发成了旅游景区，李远军回到了万山。现在他和过去的工友们在景区上班，每月工资有两三千元。

“现在景区员工320人左右。其中300人是当地矿工和他们的子女。除了我们直接雇佣的工人，很多老工人下岗后，在街上开三轮车，开小饭馆。现在游客多了，他们也有了新活计。”朱砂古镇负责人朱小俊说。

矿工们的住房逐步安置了，景区道路硬化了，万山的空气干净了许多。

对贵汞关闭心有遗憾的老矿长李晓康也由衷点点头说：“现在跟过去比，那肯定好多了。”当初很多老工人都投靠外出谋生的儿女，离开了万山。“去年，在贵阳的好几个人回来看了之后，他们想落叶归根了。”李晓康说。

人回来了，这是“没落汞都”奋力转型、破茧重生的最强有力信号。